

老鐘

外婆家中，有兩件東西幾十年來一直都掛在牆上，俯視著鍾家子孫一舉一動：一隻老鐘、一張畫像。

老鐘上印著的是一到十二的羅馬數字，沒有秒針，但你知道它一直都在動，因為每到了整點，老鐘就會是幾點敲幾下。從小到現在，要是晚上躺在床上睡不著，到了整點鐘響的時候我總會在心中數算：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……」，聽著最後一下鐘聲敲出沉穩的漣漪。姐姐總說這鐘聲敲得她背脊發涼，但我最愛靜靜聽這一小時一次的漣漪，仿佛看見它在空氣中散開，環繞四周。老鐘畢竟是老鐘，能量來源不是電池，而是發條。哪一天我們發現整點到了卻鐘卻不響了，就表示需要重新為它上發條了。

牆上的畫像，外婆總是跟我們說她是「外婆太」。在跟我們說他們的陳年往事時，外婆總愛用媽媽應該叫的稱謂來指稱故事中的人。像是在說「阿姨」的故事時，我總需要提醒自己，外婆講的不是我的「阿姨」，是我的「姨婆」。也許，我們這些孫子在外婆眼中真的長大了，和我們的爸媽已經是同一輩人了吧？小時候只在心裡跟著叫她「外婆太」，但長大後的我試圖釐清這輩分，怎麼算我都不該叫他「外婆太」，因為那是媽媽的「外婆太」，應該是我的曾曾外祖母才是啊？那我該怎麼稱呼她呢？客家話中的「曾曾外祖母」要怎麼說呢？不曉得，就姑且繼續稱呼她為「外婆太」吧。外婆太的畫像掛在飯廳的牆上，小時候吃飯時總覺得有雙眼睛盯著我們的一舉一動，怪可怕的。有時在飯廳唸書唸到半夜，都不太敢往那畫像看一眼。媽媽總說他小時候看到畫像就覺得外婆太在看著她，會有種安全感，但這安全感我似乎怎麼都感覺不到。

老鐘和老畫像，可以說是家中的兩個守護者，盯著子孫們叫不要我們犯錯。還有另一個守護者，是外公。外公年輕時是蓋房子的、是打鐵的、是割膠的、是種油棕的、是挖井的、是爬榴蓮樹的，應該還有其他的「絕世武功」，是我們這一代人完全無法想象的。外公用一磚一瓦所蓋起來的老房子，為我們一代代遮風擋雨。小學課本總跟我們說父親為孩子遮風擋雨，在我們這一代人的理解中，是父親讓家人有個房子可以住，但在媽媽眼中，可以說是沒有父親就等於沒有房子，要被風吹、要被雨打。從小到大，外公在我們心中就是一個身體健碩、步履敏捷，什麼都會做的男人。

長大後的我才知道，外公原來也會變老。

一次，我們突然收到消息，外公爬上梯子為了擦畫像，不慎摔了下來，頭部還磕出血，手臂也嚴重擦傷。幸好外婆人在家中，急急忙忙叫大舅回家把外公載到醫院。八十幾歲的老人家從樓梯上摔下來，這是多令人擔心的事啊。所幸人沒什麼大礙，都只是皮外傷，但卻檢查出了外公腦中的癡呆症。這次跌傷後，外公又再大跌了兩次，跌到左右手臂的皮幾乎都被撕掉了。

外公這樣一跌，似乎也從「守護者」的位置跌成了「被保護者」。

全家人都擔心外公一跌再跌，只好一起限制外公的行動。不讓他開車、不讓他去自己的小油棕園、不讓他這個那個。原本作為一家之主的外公，家中大小事曾經都由他一人決定，怎麼受得了這種約束與挾持？一次，外公甚至對著我們問：「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？」。

被關在家中越來越鬱悶的外公，時不時就跟我們提起他那僅有的十英畝的小油棕園。爸爸媽媽見狀，雖然看著外公身上還沒痊愈的傷口頗為擔心，但還是提議不如我們載外公外婆到小油棕園走一走。隔一天，我們便開著完全不適合駛入油棕園的普通小轎車，硬著頭皮去到了坑坑巴巴的油棕園，我們習慣叫它「芭場」。

油棕園裡種的油棕長得老高，外婆一直說這是他們照顧了幾十年的成果。下了車，媽媽跟著外公，我跟著外婆，我們分頭在油棕園看看油棕樹的情況。「芭場」的路雖不是太好走，但仍可以看到地上有用小石子和碎瓦片鋪過路的痕跡。外婆說，這裡每一條路都是她親自搬運小石子鋪上的：「我什麼都不會，只能做這種傻仔工咯」。

外婆戴著手套，拿著一把外公自製刀子，把從油棕樹上掉下的大油棕葉清掉，以免擋著園中的水道造成阻塞，下雨時沒辦法把雨水都澆灌給所有的油棕樹。清一清，外婆就說哪棵樹來了那麼多「蟻公」，下次要拿螞蟻藥來把他們趕走。走一走，外婆又說我們的園就到這裡，這條小路對面就是別人的園子。看我一臉茫然，外婆說：「你看對面的園，他們油棕樹的排列方法跟我們不同」，我看了老半天還是沒看出了個所以然來。應該只有外公外婆會認得他們自己種下的油棕樹吧？下車前我以為我跟著外婆是為了照顧外婆的安全，但看著外婆工作卻連自家的園和別人的園有什麼差別都認不出的我，感覺自己才真的什麼都不會。

遠處看見從另一個方向檢查油棕樹回來的媽媽和外公。這是外公在跌倒後第一次回到油棕園來，這片油棕園雖小，但每一棵樹、每一個水道都是外公外婆的心血。還記得我們一個個孫子準備上大學時，外公都會急著跟我們爸媽要銀行帳戶，把一大筆錢匯入帳戶裡

讓我們拿去唸書。我們每個孫子，不管內孫外孫都有份，我們都是被油棕樹養大的孩子。看著這裡滿滿的高大的油棕樹，外公紅著眼眶，對我們說：「沒有這片油棕園，我們哪裡會過得那麼舒服？哪裡來的獎學金給你們那麼多個？這個油棕園為我們鍾家的子孫貢獻幾多啊……」

外公外婆小時候為了討生活，連小學都還沒唸完就輟學去割膠賺錢了。好不容易存夠了錢，買下了這十英畝的地，種了這片油棕園，生活才逐漸輕鬆。沒機會讀書一直都是外公外婆多年來的遺憾，透過幾十年的閱報自學，外公外婆可以大概讀得懂中文，但寫字就只能靠著印象中每個字的「樣貌」來猜測了。前幾年外婆開始學習使用智能手機，每天早上準時發送「寶貝早安！」這四個字到群組中。外婆在簡訊中跟我們提起外公時，總把「老伴」寫成了「老陪」。雖然無法好好分辨「陪伴」二字，但這是外婆在外公生病後為他做得最好的一件事。相比之下，一路唸到大學甚至是研究所的我們，怎麼可能還有人不懂「陪伴」二字該怎麼寫，但又似乎從來沒有人懂得這兩個字真正的寫法。

外婆說，外公在第一次跌倒進院之後，總愛跟她說自己小時候的事。我們一直都知道，外公是外婆太一手帶大的。一次飯後，外婆說外公最近常常提起牆上的那隻老鐘。他說，那老鐘是他小時候跟著外婆太在二手鋪買回來的，買回來時他自己是多麼的高興。那隻老鐘就這樣陪伴著外公長大，也陪伴著我們長大。我這時才知道，原來牆上著這兩個東西，是有直接關係的。

我深深記得，老師在大學的講堂上跟我們說時間的出現為人類帶來多大的影響。人類有了時間觀念，才有了工業的發展，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如果說這隻老鐘在外公小時候就是件二手物品，我真的很好奇老鐘的「身世」、老鐘的「背景」。它是本地製造的嗎？還是是英國人經商時帶到南洋這塊土地上來的？老鐘自外公小時候開始，見證過了家中多少人多少事？家中有多少人在長大離家之後，因為沒了習以為常的鐘聲而感到不習慣？這幾十年，或者百多年的時間，老鐘默默地敲著，見證了我們鍾家的起起落落、悲歡離合。

還記得上面提過，老鐘是要上發條的。但每當老鐘停擺了，媽媽他們就只會叫「爸爸，鐘停了！」，他們那一輩沒有人懂得要怎麼為老鐘上發條，我們這一輩更是沒有了。這時，外公就會默默地拿著自製三層小梯子，爬上去打開老鐘，轉上發條，等到對應的整點才推一下鐘擺，讓老鐘再次開始工作。雖然現在外公爬上小梯子轉發條的動作看得我膽戰心驚的，但要是連久久摸一次自己心愛的老鐘也不被允許的話，外公心裡該有多難過

啊。似乎那老鐘，成了現在家中少數還需要外公的東西。連這一點生命力也不讓外公去把握，還有什麼東西能夠轉動外公的發條呢？

有了外公，老鐘才能擺動，家裡時間才會繼續前進，這個家才會繼續活著。

我們無法阻止時間前進，但我心底希望歲月可以放慢腳步，孫子們的成年不要把外公擠出了家門。現在的我們，只希望外公和老鐘的發條都可以繼續被轉動，外公可以和老鐘一起，繼續陪伴我們長大。